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5377

10位ISBN编号：753605537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页数：288

字数：3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前言

多少年来，我们在谈论短篇小说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叙事技巧。

短篇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这几乎成为一种公理。

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就曾说过：“在长篇故事中，一个才能较差的人有时就只是通过堆砌大量事实也能成功。

但是在短篇小说中，写作必须是巧妙高明的，否则它将一文不值。

”林斤澜先生则更进一步地指出：“语言上头，长篇和短篇分不出来。

分别，其实就在结构上。

”无论是大到技巧方面，还是小到结构方面，对于短篇来说，都是艺术核心之所在，也可视为短篇创作的“叙事密码”。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内容概要

优秀的短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小说创作的风向，体现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达到的高度，具有很强的专业“看点”。

本书题材多样，风格多样，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广泛阅读，精中求精。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所收文章有一坛猪油、厨师履历、脚背、秘密通道、老锄头、人间欢乐、陪夜的女人、末日的爱情……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书籍目录

洪治纲 序迟子建 一坛猪油范小青 厨师履历裘山山 脚背姚鄂梅 秘密通道红柯 老锄头陈旭红
人间欢乐朱山坡 陪夜的女人张惠雯 末日的爱情张玉清 安全李浩 飞过上空的天使张卓 不能
剪头发的女孩乔叶 最后的爆米花金仁顺 千秋椅方格子 像鞋一样的爱情余岱宗 第三人称于晓威
勾引家日记王手 照片陈昌平 纯洁盛可以 缺乏经验的世界高君 阳台须一瓜 灶上还有绿豆羊
肉汤吴君 二区到六区施雨 你不合我的口味陈启文 传说中的老鳖晓苏 麦芽糖王安忆 黑弄堂徐
则臣 南方和枪康桥 万物皆有漂亮的后背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章节摘录

一坛猪油 迟子建 一九五六年吧，我三十来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上头的两个是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

老小是个丫头，三岁，还得抱在怀里。

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

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

老潘打小没爹没娘，他有个弟弟，也在河源。

那时家里没值钱的东西，我把被褥、枕头、窗帘、桌椅、锅铲、水瓢、油灯统统给了他。

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很难出手。

我正急着，村头的霍大眼找上门来了。

霍大眼是个屠夫，家里富裕，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

见我犹豫，他就说老潘待的大兴安岭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

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釉，亮闪闪的。

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单说外表，我一眼就喜欢上了。

我见过的坛子，不是紫檀色的就是姜黄色的，乌涂涂的，敦实耐用，但不受看。

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

它有一尺来高，两柞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

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

我还没看坛子里的猪油，就对霍大眼说，我乐意用它换房子。

我掀开坛子的盖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只有新榨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

再看那油，它竟然灌满了坛子，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

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二十斤啊。

猪油雪白雪白的，细腻极了，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

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想探个虚实。

我把高粱秆插进猪油的时候，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

我插得很慢，高粱秆进入得很顺畅，一直到底，些微阻碍都没有，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

我抽出高粱秆来的时候，霍大眼说，这坛猪油是新炼的，用了两头猪上好的板油，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

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

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

我领着仨孩子上路了。

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了，我就让他背着四只碗、一把筷子、五斤小米和一个铝皮闷罐。

老二呢，我也没让他闲着，他提着两罐咸菜和一擦玉米饼子。

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把我和孩子的衣服放在下面。

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这样我等于背了衣服又背了孩子。

我怀中抱着的，就是那个猪油坛子。

那是七月，正是雨季。

临出发时，老潘的弟弟送了我一把油纸伞。

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

老三在篓子里待得没意思时，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从河源到了林光火车站。

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天傍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

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儿的毛驴，灰突突的。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小火车都是两人座的，车上的人不多。

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这个帮我卸背篓，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来。

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咣当咣当地开了。

它这一打摆子不要紧，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他的头磕在坐席角上，立时就青了，疼得哇哇大哭。

我一想直后怕，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瞎了眼，我还哪有脸去见老潘呐。

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

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就赶紧猫腰护着，怕它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

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啊。

一会儿这个说饿了，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了。

我是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领着他们上厕所，一会儿又翻衣服。

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就暗了，小东西们折腾累了，老大斜倚着车窗，老二躺在坐席上，老三在我怀中，都睡了。

我不敢睡，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

熬了一宿，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

按照老潘信上说的，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站。

往黑河去的大客车三天一趟，票贵不说，我们来得不凑巧，刚走了一辆，等下趟要两天呢。

我怕住店费钱，就买了便宜的大板汽车票，当天下午就上路了。

什么叫大板汽车呢？

就是敞篷汽车，车厢体的四周是八十公分左右高的木板，看上去像是猪圈的围栏。

车上坐了三十来人，都是去黑河的。

车上铺着干草，人都坐在草上。

车头是好位置，稳，行路时不觉得特别颠，人家见我带着仨孩子，就让我坐在车头。

我怕猪油坛子被颠碎，就把它夹在腿间。

我用胳膊抱着孩子，用腿勾着坛子，引起了别人的笑声。

有一个男人小声跟他身边的女人嘀咕：这女人一定是想男人了，把坛子都夹在裤裆里了。

我白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赶紧夸那只坛子好看。

坐敞篷车最怕的不是毒日头，而是雨。

一下雨，大家就得把一块大苫布打开，撑在头顶，聚堆儿避雨。

雷阵雨不要紧，哗啦哗啦下个十分八分也就住了，要是赶上大雨，就遭殃了。

路会翻浆，不能前行，就得停靠在中途的客栈。

我们离开嫩江时天还好好，走了两个来钟头后，天就阴了。

路面坑坑洼洼的，司机开得又猛，颠得我骨头都疼了，好多人都嚷着肠子要被墩折了。

乌云越积越厚，接着空中电闪雷鸣的，没等我们把苫布扯开，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下来了。

我在车头，又要撑苫布又要顾孩子的，早把猪油坛子丢在一边了。

那时只嫌自己长的手少，要是多出一双手来多好啊。

雨越下越大，车越开越慢，苫布哗哗响着，感觉不是雨珠打在上面，而是一条河从天上流下来了。

苫布下的人挤靠在一起，才叫热闹呢。

这个女人嫌她背后的男人顶着了她的屁股，那个女人又嫌挨着她的老头口臭，抱怨声没消停过。

不光是女人多嘴多舌，家禽也这样。

有个人带了一笼鸡，还有个人用麻袋装着两只猪羔。

鸡在窄小的笼子中缩着脖子咕咕叫，猪把麻袋拱得团团转。

老大看猪羔把麻袋快拱到猪油坛子旁边了，就伸脚踹了一下。

猪羔的主人生气了，他骂老大：它是猪，不懂事，你也是猪啊？

老大小小年纪，但嘴巴厉害，顶起人来头头是道。

他说：它不是人，不懂事；你是人，怎么也不懂事？

苫布下的人都被老大的话给逗笑了。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傍晚的时候，汽车终于在老鸱岭客栈停了下来。
尽管挡着苫布，但雨实在太大了，我蹲在苫布边上，衣服的后背都被雨淋湿了。
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店主一眼就相中它了。
他问我，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
我说这不过是只猪油坛子。
他嘴里啧啧叫着，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
他老婆看了生气了，说，你看它细发，摸个没完了？
店主说，坛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有什么不能摸的？
店主问我，它值多少钱，连油带坛子卖给我行吗？
我说自己用两间泥屋换来了这坛猪油，我喜欢，不卖。
店主冲我翻眼白，他老婆却给了我一个媚眼。

我们在老鸱岭等天放晴，一停就是三天。
那时的客栈都是光板铺，上下两层，每层铺能躺二十几人。
一般是男人住上铺，女人和孩子住下铺。
人多，被子不够使，就两个人用一条。
为了省点钱，我和孩子不吃客栈的饭，吃自己带来的玉米饼子和咸菜。
下雨天凉，我怕孩子们受寒会闹病，就借用他们的灶房，用带来的闷罐和小米熬粥。
我一进灶房，店主就和我纠缠，要买那只猪油坛子，说是多给我钱，不让他老婆知道。
我讨厌和老婆隔心的男人，就说你就是给我座金山，也不换这个坛子！
店主生了气了，他要收我煮粥的柴火费。
我说你觉得那点钱拿在手上不烫手，就收吧！
他冲我大叫：你这种死心眼的女人拿在手上才烫手呢！

在客栈里，人睡在铺上，东西什么的都得堆在地上。
当然，能放在睡人的屋子的东西都是死物。
活物呢，像旅客带来的猪羔和鸡，都放在马房里。
但凡开客栈的，没有不养马的。
小孩子们喜欢在马房玩。
离开老鸱岭的前一天，我去马房找老二和老小，在那儿给马喂食的店主指着他的几匹马说，说吧，你相中了哪个，我让你牵走！
我问，你怎么非要这个坛子不可呀？
店主说，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看了让人忘不了！
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
谁想这话被他老婆听到了呢。
马房的地上铺着干草，所以谁也没听见她进来了。
这女人真是刚烈啊，她一句话没说，一头朝拴马的柱子撞去，当时就昏了，额角裂了道口子，鲜血一股一股地流出来，把玩捉老鼠游戏的孩子们都吓坏了。

……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编辑推荐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短小，还在于它有着自身极为特殊的文体要求。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短篇小说无论是在语言、结构还是意蕴的传达上，都有着与中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它需要高超的艺术智性才能驾驭……本书收录了2008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讲述了现实、人性与伦理的各种纠缠。

<<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